

有人预言北极融冰加快 有人警告全球气温骤降 变暖！变冷！谁在忽悠地球？

本报记者 张保淑

一头无助、绝望的北极熊瘫伏在一块即将融化的冰面上，四周水波荡漾，浩渺无涯。这幅广泛传播的公益宣传画旨在警告人类立刻行动起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阻止气候变暖，遏止北极海冰融化消失的进程，保护北极熊赖以生存的北极海冰家园。

北极海冰融化的趋势似乎仍在不断加快，媒体上不断传来科学家关于海冰消融的最新研究报告，其中，北极海冰完全融化的时间预言被研究报告不断提前，从“最快2050年夏季”到“最快2030年夏季”到“最快2015年夏季”，再到“最快2013年夏季”。

然而，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近日发布的监测数据却给出完全出乎人们意料的结果：“与2012年8月相比，今年同期北极冰盖面积已增加了60%，增加超过100万平方公里。”（见下图）同时，一些科学家发出警告，世界正经历气温急速下降时期，必须为“全球变冷”做好准备。

从预测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北极无冰覆盖”到实际上“北极冰盖面积大幅增加”，人们被警告做好应对“全球变冷”准备，这一颇具戏剧性的反差，着实让人心中产生大大的疑问：“地球到底是在变暖还是在变冷？”

“气候变暖” 边缘话题几乎变为信条

到目前为止，“气候变暖”无疑是最广为传播的观点。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一份针对10个国家的民调显示，60%受访者认为全球变暖是一个“紧急威胁”，需要加紧应对。在南非德班世界气候大会召开前夕，欧盟专门对气候变化做的民调显示，68%的人认为气候变暖问题“非常严重”。

“气候变暖”一步步为公众所接受，并成为妇孺皆知的“常识”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彼时，一些科学家发现，20世纪后半期，全球温度上升趋势“非常明显”。进一步研究揭示，20世纪全球平均接近地面的大气层温度上升了0.74摄氏度，近50年观察到的气候改变速度是此前百年的两倍，并将气候改变归结为人类现代生活方式。研究成果影响逐步走出学术领域，进入公众生活，但与“臭氧层损耗问题”相比，全球“气候变暖”在当时只是一个边缘话题。

转折点发生在1988年，该年6月，美国气候科学家詹姆斯·汉森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声称，有99%把握确信，人类活动排放

的温室气体导致了温室效应发生，并敦促采取具体措施。该年度全球很多地区发生的罕见的洪涝、干旱、飓风、龙卷风等灾害天气使一些科学家和更多公众坚信关于全球变暖的论点。同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强调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并促成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成立，使气候变暖成为一个影响广泛的国际政治话题。IPCC成立后发布了4个全球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不仅指出了全球气温升高的危险，而且量化了人类活动对推动气候变化影响的可能性达到90%以上。直接推动了联合国于1992年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通过了具体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具有法律效应的《京都议定书》。联合国围绕温室气体减排、环保技术转让等，召开了气候变化巴厘岛会议、哥本哈根会议、坎昆会议和德班会议等一系列国际会议。在此过程中，气候变暖被科学家、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列为事关全球安全的重大问题并为广大民众所熟知。

“气候变冷” 一如如影随形不懈挑战

在一些科学家论证气候为何会变暖及其带来的可怕后果时，在各类媒体热情报道国际社会围绕温室气体减排付诸的努力时，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研究结论如影随形，那就是全球“气候变冷”论。实际上，这种观点比全球“气候变暖”论历史更悠久。

20世纪70年代初，一些科学家们从地球运转轨道周期变化规律出发，提出了盛行一时的“气候变冷”说，认为21世纪地球将进入“小冰河期”。1974年，一批欧美的著名学者在美国布朗大学举办了一个专门研讨会，学者在会上举例证明地球气温已开始下降，表示距15世纪最近一次地球“小冰河期”已有约500年，如果人类不加以干涉，当前的暖期将会较快结束，全球变冷以及相应的环境变迁就会随之来临。忧心忡忡的两位会议发起者甚至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写信发出“小冰河期”临近的警报。

“地球变冷”论得到了冰川学家的支持。据俄罗斯《今日报》报道，一批俄罗斯、法国、美国的冰川学家到南极俄罗斯的“东方”号考察站进行超深钻探，在对钻取的岩芯中氧同位素的含量分析后发现，在过去

的42万年中，全球气候变冷和变暖相互交替，有明显周期性。他们认为，地球气温变化的一个完整周期为10万年至12万年，而地球气候变暖最近的一个高峰约在1.7万年前，现在已开始降温。人类活动以及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都不足以改变地球气候的变化总趋势。无独有偶，丹麦科学家丹斯加德等人发表的格陵兰冰芯氧同位素谱分析成果表明，地球气候有10万年轨道周期变化，其中9万年为冷期，1万年为暖期。按推算，目前气候的暖期已接近尾声，全球“气候变冷”将是主流。

全球“气候变冷”论者似乎在现实中找到了证据。近几年，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大面积持续的极寒天气。比如，2012年底，大范围寒流横扫北半球，一些地方的气温甚至创下几十年来最低纪录。被认为地球气候变暖最明显地区之一的阿拉斯加，本世纪十多年间年均气温降低了1.3摄氏度，西部的半岛地区甚至降低了2.5摄氏度。最近的证据就是今年8月北极冰盖不仅没有像预言的那样融化消失，而且面积大幅增加了60%，以致一支期待在冰雪消融之际，开辟大西洋通往太平洋北极西北航道的船队被困冰原，等待加拿大破冰船赶来救援。

观点论战 应回归科学理性认知

无论是预测地球“变暖”还是“变冷”，都反映了对气候变化和人类前途命运的关心，也正因为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相关预测研究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研究方法、论证逻辑和结论等都必须经得起质疑和挑战。实际上，不仅两者之间互相水火不容，而且它们都广受质疑。

“气候变暖”论的两个核心观点即“全球气温上升”和“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是推动全球气温上升的罪魁祸首”就一直受到挑战。对前者，质疑者认为，对地球约45亿年历史来说，用近100年左右的时间纬度来衡量考察，进而得出全球变暖的结论是片面的，实际上，地球气候有冷暖变换周期。对后者，质疑者认为，相对于自然界产生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而言，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产生的二氧化碳总量是微不足道的，把可能的气候变暖归结为人类活动是武断的。对这些质疑，无论是IPCC还是其它组织和专家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是一味地重申和强化

自己的观点。更有甚者，“气候变暖”论代表人物阿尔戈尔竟然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公然撒谎，引用子虚乌有的所谓专家之言，耸人听闻的预测北极最快2014年不再再有海冰。当然在此次会议前还曝出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邮件被窃取引发的“气候门”更是令人震惊不已。难怪有人直指IPCC是一些国家、组织和个人牟取利益的工具，“气候变暖”论本质上是“世纪大谎言”，其背后隐藏着国际发展权之争和牟取“碳交易”利益的私货。

“气候变冷”论也不能幸免，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就曾批驳一些苏联科学家的此种论调，他说：“这类1°C上下的变迁，过去5000年中极为普通，算不了地球变冷的证据”，认为依据这种“极为普通”的温度波动妄下结论，纯属“杞人忧天”。竺可桢批驳的自信来自扎实的科研，他经过苦心研究，出版了令世界科学界叹为观止的《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只有做到彻底抛开利益等因素的纷扰，只对真理负责的科学家才是真正的科学家，只有他们做出的科研成果才会使人类最终受益。面对气候变化这样全球性课题，我们希望科学家能够“不畏浮云遮望眼”，拿出挺进真理的气魄。



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需要“竺可桢”式科学家

在低碳问题上，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遭遇西方国家话语霸权，西方以低碳作为束缚他们的绳索，给其设置发展的上限，从而扼杀他们的未来，以保证西方继续占据现在的优势。中国现在已是众矢之的，要改变被动局面，只有主动出击。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这样来描述中国在世界气候变化问题谈判中的处境。

然而如何主动出击，改变被动局面呢？在实践中，我们可以从历史碳排放量和人均碳排放量方面，要求西方发达国家承担节能减排的主要责任，捍卫自己的发展权利。同时，要及时揭露批判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及其专家暴露出的种种丑闻，大胆质疑该机构言之凿凿的所谓“全球变暖”是不是人为虚构的谎言。

然而，质疑归质疑，在事关人类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忠于科学、探求真理。面对全球气候变化走向，中国要继续发出自己强有力、负责任的声音。而这种声音的背后，必须有着坚实的科学基础和宏大的历史视野。这就要求中国科学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不人云亦云，形成并传播自己独立的见解主张。实际上，我国科学家有这样的优良传统，而享誉世界的著名物候学家竺可桢先生就是这一传统的开创者。

在上世纪60年代，当时苏联科学家曾提出地球正步入一个小冰期的全球冷化理论，曾经让很多人相信，而竺可桢先生却通过自己的独立研究，证明这种诊断不过是“杞人忧天”。竺可桢在其学术名著《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书中，第一次系统研究了中国从公元前3000年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气温变化，根据竺可桢研究，中国近5000年来共经历了4个冷暖变化时期：

- 1.前3000年—前1100年，夏商时期，是中国有史以来记录以来的最温暖时期，气温比今天可能高2摄氏度，黄河流域有野象生存。
- 2.第一个寒冷期：前1100年—前850年，西周寒冷期。
- 3.第二个温暖期，前770年到公元初年。春秋战国和秦汉王朝建立。
- 4.第二个寒冷期。公元初年—600年。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长江流域开始成为中国文明的中心地区。
- 5.第三个温暖期，600年—1000年，唐宋温暖期。
- 6.第四个寒冷期；1000年—1200年 宋元寒冷期。北方游牧民族活动频繁，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族

中央王朝——元朝。

7.明清两朝小冰期时期。

竺可桢指出，以中国来看，气温在数千年历史中以数百年为周期上下波动是十分正常的，一时的气温升高或者降低都不能说明气温变化会永远如此。总的看来，在中国历史上，温度高时不是问题，反而温度低时，因空气中水汽量减少，时常导致大规模的干旱，植物生长减慢导致粮食减产而有发生毁灭性灾难和动乱的可能。商周、秦汉和唐宋时期的气温都比现在高得多，却是华夏文明的奠基期、发展期和成熟期，而元明清以来，气温的下降造成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侵则成了中原文明的紧箍咒。

中国有着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历史，留下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几千年不曾间断的天气气候方面的详细记录，这为今天开展气候变化的周期性规律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在西方舆论就低碳问题向中国频频发难，而与此同时西方学界在气候变暖问题上弄虚作假的丑闻不断曝光的今天，中国实在是太需要像竺可桢先生这样不人云亦云，坚持独立研究和客观立场，有世界胸怀和历史大视野的科学家了。

我们必须警惕在所谓低碳关注的背后，是否暗藏着针对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某种“低碳陷阱”，即以所谓低碳环保来扼杀发展中国家的发权。更关键的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绝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声音。中国需要像竺可桢先生那样的科学家，以自己的独立研究和真知灼见形成自己的理论和话语体系，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上，维护中国未来的发展权利，也维护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发展权利。（珏 晓）



一段时间以来，“全球气候变暖”似乎已经成为人们对地球气候认识的固定模式；冷不丁有看到全球变冷的警告，看到北极波动的猛烈，并且一些科学家还认为，全球变冷是气候发展趋势，气候变暖的预测是一种误导。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人们真的有点茫然。对地球到底是变冷还是变暖的认识，我们眼前似有层层迷雾，看不清弄不明很担心。

当我在百度新闻搜索时，刚刚键入“气候”两个字，想看看相关的话题，搜索的自动联想下拉菜单中就醒目地自然跳出“气候变暖”选项；我输入“全球”一词同样也很快跳出“全球变暖”。看来，“全球气候变暖”几乎要成为人们在这个话题上的固定思维模式了。其实，科学的探索不应有这样或那样的思维定式来束缚人们的头脑。就像当年牛顿建立了经典力学之后，如果没有敢于探索的发现和勇于突破的思维，科学或许就会停滞，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同时还要看到，一些固定的思维模式，不仅仅来自于科学发现道路上的窠臼，还有很多来自与不同的利益相关的束缚。全球气候变化这一科学问题已经被社会化、经济化和政治化这是人所共知的。这样“化”了之后如果通过国际的协调有利于这一领域科学研究的推进，让人类的行动更加准确，倒也不错；但如果“化”了之后成为国际利益集团之间政经博弈和角逐的筹码，让科学研究迷航，那将不是科学之福。科学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以给自己贴金的标签。科学的认知应建立在对客观事物真实认识的基础之上。人们应本着对科学的基本尊重，让科学研究更加纯粹一些，并与社会政治有相对的距离。不管是全球变暖、温室效应、臭氧空洞、冰川融化；还是全球变冷、北极冰盖、大冰河期、千年极寒，或许这正是地球气候的两个极端，或是不同时期气候变化的态势。人类对地球气候的认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全面，但同时也会越来越感到，人类对地球的认识是永远也无法穷尽的。

气候是“世界最大的公共产品”，它同每一个地区甚至每一个人的利益都是相关联的。全球变暖或变冷都不以人类所希望看到的。人类希望地球还是不冷不热平稳过度比较好。但自然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只是希望，人类的活动要对大自然有更多的敬畏之心，并通过人类的努力，通过科学的负责的全球治理，通过环境保护、循环经济、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使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始终宜居美丽。

别让利益弄脏了科学

红 深